

XIANDAI YUYANXUE

现代语言学

·理论建设的新思考·

(第三届全国现代语言学研讨会论文集)

主编：余志鸿

编委：戴耀晶 黄锦章 金立鑫
刘大为 齐沪扬 游汝杰
余志鸿 左思民

XIANDAI YUYANXUE

现 代 语 言 学

主编：余志鸿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邮政编码：100010

新华书店经销 联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0.625印张 260千字

1994年2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2,051—5,000 定价：11.00元

ISBN 7-80006-720-3/H·156

目 录

· 代序 ·

务实和创新·····吕叔湘 (1)

语言研究的理论思考·····胡裕树 (2)

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李行健 (5)

· 语言学理论 ·

句子的理解策略·····文 炼 (9)

理论意识和务实精神·····胡明扬 (17)

重视语言学理论对语言研究的作用·····温端政 (22)

中国语言学理论四十年管窥·····杨成凯 (26)

文白异读和语言史的研究·····徐通锵 (41)

科学精神: 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刘丹青 (61)

关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思考·····袁毓林 (72)

自指和转指·····项梦冰 (86)

· 汉语句法研究 ·

论语法的多维研究·····金立鑫 (97)

试谈语用成分的句法分析·····邢 欣 (105)

“了”在表示未来意义句子中的用法·····戴耀晶 (114)

现代汉语空间位置系统的理论框架·····齐沪扬 (123)

· 语义、语用与语言习得 ·

建立模式还是阐释意义·····冯 炜 (134)

试析话语衔接的基本支配因素·····左思民 (142)

谈“语义特征”·····任芝媛 (152)

补语句的逻辑分析·····王继同 (161)

论儿童第二信号系统建立的判定标准	李宇明 (174)
汉语被动句的习得和转换语法的心理现实性	周国光 (186)
儿童“了”字句的发展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孔令达 (197)
信息处理用汉语语义词典的描述方法	孙宏林 (207)
· 方言研究与渗透理论 ·	
略论古代汉语方言的构拟	游汝杰 (219)
语言渗透与渗透理论	陈忠敏 (231)
扬州腔上海话全浊声母的形成过程	阮恒辉 (245)
上海现代方音变化与江浙方言、普通话关系 的计量研究	沈榕秋 (254)
宝鸡河南方言岛音系生成的过程与特点	聂益南 (265)
方言异常现象在地理分布上的密集和稀疏	郑张尚芳 (277)
· 语音学的新构思 ·	
北京话的字调和语调	瞿霭堂 劲 松 (291)
语音系统的特点	吴安其 (302)
什么是音系的基本单位	王洪君 (308)
· 后记 ·	

务实和创新

吕叔湘

早几年曾经有过一种议论，把创新 and 务实对立起来。说是务实就是反对创新，虽然没有人明说创新就不必务实。其实这是一种误会。创新 and 务实是矛盾的统一，谁也缺不了谁。从务实方面说，务实就是钻研材料，以语言学而论就是钻研语言事实。钻研的结果可能是对前人的结论有所补充，或者有所修正，如把某一种现象的出现提早几十或几百年，或者在某两种现象之间找出内在的联系，如此等等，都可以算做创新。由于钻研材料而把前人的结论整个推翻，代之以新的结论，这当然是创新，可是这个创新显然是务实的结果。当然也有钻研来钻研去，仍然不能修改或者补充前人的结论的情形，那就应该适可而止，否则倒是不务实了。从创新方面说，我们常常会忽然由一两个语言事实触动一种跟前人的成说不同的想法，这个说法能否成立就要费点时间，费点力气搜集例证，也就是得务点儿实。如果仅仅根据“一时想起”的意思就下结论，就建立一条规律，很有可能禁不起别人挑剔，一下子就垮了。所以我认为务实和创新虽然出发点不同，工作的过程是基本相同的。

语言研究的理论思考

胡 裕 树

各位代表：

第三届全国现代语言学研讨会在大家的努力下胜利开幕了，为此，我向各位表示热烈的祝贺。

本届研讨会的主题是“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我觉得选择这个主题，对当今的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来说，是很及时的，也是很有意义的。任何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都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离开了理论，具体的研究就会失去方向。而中国语言学的理论研究向来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和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观念有一定的关系。现在学术界的年轻的同志思想比较活跃，包括今天到会的一些同志，想在语言学理论上作一些探讨，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想你们一定会得到整个中国语言学界的支持。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些个人的想法，供同志们参考。

语言学不同于其他自然科学，我们怎样强调语言的复杂性都不过分。语言研究者的兴趣爱好、研究方向都不一样，有时对别人的研究一时不能理解，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对每一位研究者来说，在他的研究领域里，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总体构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了这样一个明确的构思，那么，我们就可以基本保证我们的每一项研究都不是无的放矢了，就可以保证我们的每一项研究都是我们总体构思中的一个必要的步骤，我们的每一项研究工作之间就不是分散、孤立的，而是有机的，有方向的，有联系

的，所有的具体研究将完成我们的总体构思。对个人是这样，对整个语言学这一总体工程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对整个语言学这一总体工程有一个较为一致的总体上的认识和把握，那么，我们每个研究者之间就不是彼此孤立的、分散的、没有联系的了。我们每一个研究者都可以在一个更大的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使自己的工作与总体工程自觉地配合起来，这样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形成一个整体效应，中国语言学的研究就会出现一个新的面貌。

无论是个体的研究工作也好，还是群体的研究工作也好，以上的考虑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减少精力和时间上的消耗，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

刚才是从研究者的角度出发所谈的一些理论问题。与此相对的是，从语言本体出发引出的一些理论问题。语言的历时演变，语言的共时结构，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都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揭示这些隐藏在语言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这方面的工作是研究中最为基本的、一般的常规工作。因此，这方面的理论思考也是极其重要的。

理论的价值在于它对未曾归纳的现象的解释。所能解释的现象越多，理论就越有价值，解释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进行验证的过程。如果原先的理论被推翻了，新的更先进的理论就要诞生，科学也就得到了发展。

最后谈一个具体的问题。自“三个平面”的想法提出来之后，有不少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也有一些会议专题讨论这个问题，文章也有不少。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语法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寻求句法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发现，句法形式不仅与语义之间有对应关系，而且还与语用因素有对应关系。于是原来的那些方法就不够用了，因为那样的分析无法解释语用因素引起的一些句法现象。为此，“三个平面”的想法被提了出来。“三个平面”的想法大家可以讨论，分析、批评、

发展都可以。既然语言是一个开放的体系，那么语言理论也应该是开放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个平面”，以后是不是会有“四个平面”甚至“五个平面”？这就要看在座的各位的研究进展了。哪一天发现还有另外更重要的因素制约着句法结构，就可以形成“四个平面”。我们欢迎并期待大家对这个理论问题的研究。

最后，我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语言研究的现实呼唤

语言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在第三届全国现代语言学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李 行 健

我很高兴参加“第三届全国现代语言学研讨会”，因为这次会议的主旨是专门探讨我国当前语言学理论建设问题。很久以来，我们没有开过这样内容的会了；不能不说反映了我们过去对语言学理论建设的重视不够。因此，这次会议的召开，定将在今后语言科学研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没有先进的、科学的语言学理论，就不会有先进的蓬勃发展的语言学。这是一个容易明白的、并且已为过去的历史证明了的事实。显然，要发展我国的语言学，对于理论的建设必须给予更多的注意和关心。我记得十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一个历史故事把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恰当地比作铜钱和穿钱的绳子。意在告诫我们两者不可偏废。但针对当时出现的某种缺少艰苦地搜集研究语言事实，而空想构架某种理论的倾向，他又语重心长地指出光有绳子没有铜钱，绳子是没有用的道理。我认为先生当时讲的话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但后来有的同志误以此忽视对理论的探讨，就大大有背于先生的初衷了。我们从这次吕先生让我带来他为大会写的书面讲话“创新和务实”中，不难明白先生对语言事实和语言理论的高度重视。吕先生近年来身体常常欠安，但他仍坚持给大会写来重要讲话，说明了他对我们这次以理论建设为主旨的会议的关怀。

我国语言学的现实，同其他各行各业一样，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需要更多地学习国外的有益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更新我们某些已经过时的观念，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语言学的发展。这件事本身既是理论建设中的问题，同时这种建设也更需要正确的理论去指导。学习什么，不学习什么，就很需要我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对国外有关语言学的主要学说和研究方法有鉴别的能力，才不致“兼收并蓄”，走弯路。

从建设我国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看，也需要有新的理论来指导，用新的方法去研究。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语言，它们既有作为语言的共性，又有作为不同民族语言的个性。对于汉语的共性和个性的深刻认识，恐怕就是我们建设有自己特色的语言学的—个重要的条件。而正好在这样重要的问题上，我们至今也没有为大家所公认的一致结论。这不能不考虑到可能在研究这个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上有不足的地方。

我们还可以很容易地从我国语言学几十年来的发展中，举出许多事实来说明语言学理论对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和语文工作开展的重要性。

比如，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文革前，不少语言理论工作者，为了突出语言的重要性，他们一致认定“语言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并且认为这是语言学理论中的新发展。这种理论上的失误，就助长了文革中“四人帮”阴谋语言学的泛滥。文革中为了整人和否定语文工作的成就，把语言硬说成有鲜明的阶级性，一时弄得语言学混乱不堪，把不少语文工作者和他们辛勤的成果都作为所谓“大批判”的对象，连词典的编纂也要在每条词的注释中落实无产阶级专政。这些惨痛的教训，我们都记忆犹新。这也是那些主张“语言是阶级斗争工具”论的理论工作者始料所不及的。因为阶级斗争工具自然都有阶级性。真可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又比如，在我国过去语文工作三大任务中的文字改革工作，

也由于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和对实际的研究不够充分，乃至出现某些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作法。一些先驱者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汉字拼音化早日实现，甚至以此去划分进步和落后，结果造成欲速而不达的后果。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在恰当的理论指导下，对汉字本身及其发展的历史，对汉字同汉语的关系、汉字同汉族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对为什么要改革汉字、在什么条件下才能改革汉字等重要理论问题也缺乏应有的研究，或者研究的指导思想有偏差，乃致不能得出科学的、能经得住实践检验的正确的结论。我想，不管反对汉字改革或者拥护支持汉字改革的同志，都需要在新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深入的再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从而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才不会把汉字说得一无是处，把汉字改革的困难估计不足，或者走向另一极端，把汉字说成“神物”，完美无缺，甚至一厢情愿地宣称全世界都要学习汉语汉字。

再如，从当前我们进行的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的工作看，关于语言规范工作的手段和方法，有关规范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推广普通话的要求和步骤等等，都需要从实践中总结概括新的理论，用以指导推进我们的工作。为了推广普通话和汉语规范化，就需要调查了解方言。过去的一些方言理论都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方言已停止产生和发展。所以在一本有影响的方言调查报告中，就认为今天全国通行的民族共同语中的新词语，不会再产生新的方言分歧。他们认为像“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拖拉机”、“化肥”、“粮票”、“收音机”等就是这样。其实不然，这些词在不同地方仍有不同叫名，如把“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说成“两只脚走路的方针”，把“拖拉机”叫“洋犁”“铁牛”，把“化肥”叫“洋粪”，把“粮票”叫“粮证”、“打伙证”，把“收音机”叫“戏匣子”或“话匣子”等等。就是在“大跃进”年代，全国通行的指导方针中的政治术语“力争上游”，在我调查的方言中还有叫“力争上水”

的呢！可见过去的有关理论并不完全符合客观实际。因此，我们就要从新的角度考虑方言词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研究推广普通话和方言发展变化的新关系，以及调查方言词的新要求。

从理论现状、历史事实和现实需要几个方面，无不说明语言学理论建设对我国当前语言学发展和语文工作的进行有紧密的关系和重要的意义。为此，我预祝这次会议成功，结出丰硕的果实，我们也希望从中学习许多新的东西。来开会前，我们出版社里作过研究，愿意将这次会议的优秀论文结集出版，以表示我们对这次会议的一点儿支持。

谢谢大家！

句子的理解策略

文 炼

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和通常所说的句子分析不是一回事，虽然它们的关系十分密切。句子分析是把已经完成的句子加以解剖，使用的材料主要是书面语言；句子的理解策略的研究是从听话的角度考察接收信息的过程，探讨人们如何逐步懂得全句的意思。这种策略当然也适用于书面语言，不过，我们不把句子当作一次出现的整体符号，而看作一种动态的符号串，一个符号接一个符号显示出来，使接收信息的人逐步理解，直到达到目的。打个比方吧，人们研究消化系统，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或者着眼于了解食道和肠胃的功能，或者着眼于消化的过程。前者须进行生理解剖，后者则采取种种测试方法，包括对不同年龄的人的消化吸收情况的测定。当然，要了解消化过程，须先进行生理解剖。

句子分析和句子理解策略的研究，它们的着眼点不同，但是后者以前者为基础。如果要对理解句子的过程作科学的分析，就必须对句子的表意因素作细致的解剖。①粗略的解剖不可能作为复杂的理解过程的描述基础。比如有人认为句子的意义不过是词义加上句法结构构成的，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研究句子的理解过程，最多只能说明对简单句子的理解。国内外有些心理学家，以幼儿作为研究对象，他们考察的结果大体一致，即词义策略在幼儿的理解过程中占首要地位，句法次之。②对成人来说，特别是理解复杂的句子，情况又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句子的意义究竟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通常称之为句子的理解因素

〈interpretant〉的，包括句内因素和句外因素。句内因素包括词义、语义、句法、层次、语气、口气等等；句外因素即语境，也是十分复杂的。理解因素的分析为探讨句子的理解过程创造了必要条件，而各种理解因素在不同的情况下所起的不同作用，正是有待于深入研究的问题。情况虽然复杂，但是可以把理解策略归纳出一些类型来，或称之为理解模式。常见的有下列四种。

一、词语提取策略

句子总是在旧信息的基础上传达新信息。所谓旧信息是交谈双方共知的，有时用词语表达出来，有时依靠语境暗示。接收信息的人当然把注意点集中到新信息上边，往往抓住新信息中的关键词语，据以探索全句的意思。这种策略只适用于简单的句子，特别是动词谓语句。人们利用动词的格框架（case-frames），把词义（动词的意义）和语义（动词与名词性成分的关系，主要是施受关系）融为一体，从而掌握全句的意思。例如下列两组词有不同的框架：

A 战胜 看懂 听见 [-A (O)]

B 战败 揭露 改善 [-O (A)]

比如用“战胜”造句，须出现施事，或出现受事或不出现受事：

甲队战胜了乙队。

甲队战胜了。

用“战败”造句，须出现受事，不一定出现施事：③

甲队战败了乙队。

乙队战败了。

同一个动词可以有不同框架，而不同框架表示动词的不同含义。

以“笑”为例：

笑：[-A] 他笑了。

笑：[-AO] 他笑你。

即使是简单的动词谓语句，也不是都能单凭动词的格框架就

可以理解全句的意思的。例如“爱”的框架是[-AO]，幼儿区别“妈妈爱宝宝”和“宝宝爱妈妈”，还得借助于语序。又如“做”的框架也是[-AO]，儿童在游戏时一会儿说：“我做爸爸，你做妈妈。”一会儿说：“我做饭，你做菜。”他们能区别“做”的不同含义，是因为语境的限制。

总之，利用动词的格框架理解句子的含义，是一种简便的策略，幼儿初学语言，常常运用这种策略，但是在许多情况下，这种策略不是自足的，须有其他条件作补充。

二、词语预测策略^④

信息交流是一种双向活动，一方面是表达（包括说和写），一方面是理解（包括听和读）。听和读的方面并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往往根据自己的经验作选择性理解。比如某人听到别人叫他的名字，他首先判断声音出自熟人还是生人。如果是熟悉的人，他再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反应。如果是陌生人，他也可能作出种种猜想。总之，理解过程伴随着猜测；人们对此大都是不自觉的，但事实的确如此。猜测的范围与接收信息人的文化修养、交谈背景、双方关系等密切相关，但语言学家关心的是语句结构方面猜测，而一切具体的合乎逻辑的思想也是离不开语言结构的。这方面的现象已被一些语言学家所重视，例如Hockett在他的《Grammar for the hearer》（《听话者的语法》，1961）中认为人们听话时总是一边听，一边预测，一边修正，一边理解的。

从心理学的角度考察，语言预测的基础是联想。语言符号引起的联想受两种规则的支配，一是聚合规则(paradigmatic rules)，一是组合规则(syntagmatic rules)。人们在长期的言语活动过程中，把语言符号加以分类（不一定是词类），这是聚合；把符号与符号的连接关系加以确定，这是组合。例如人们听到数词后边出现“个”或“只”，马上会归为一类；听到“点”或“些”，会归入另一类。前者可称为定量量词，后者可称为不定量量词。在人们

的头脑中，定量量词常与个体名词同现，不定量词常与抽象名词或集体名词同现。当然，这里只不过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实际上储存在人们脑子里的认知知识，并没有贴上一个一个的标签。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中，童蒙入塾，要学习对偶，其实是培养对聚合规则和组合规则的自觉理解。拿今天的眼光看，似嫌陈旧，但是这种训练确实能收到一定的效果，其合理之处，仍值得发扬。

当然，不能认为句子的理解完全依靠预测。预测不过指出理解的方向。譬如行路，有了方向的指引才不会到处摸索。这样就可以用较短的时间，花较小的气力，最有效地达到目的地。作为理解的策略，词语预测必然具有民族语言的特点。关于汉语的情况，我们还缺乏全面的系统的研究，但是不少语法学者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例如：

发端句和后续句，听到发端句，预测后续句，这是较常见的现象。最明显的是带有“因为”、“如果”、“虽然”之类的句子，必有相应的后续句。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语言格式，试比较：

可以自足的句子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你通知他一下。

大家夸着你呢。

他刚从北京回来。

须有后续句的句子

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你通知一下他，……

大家夸着你，……

他从北京回来，……

不难看出，语序、虚词以及表示时间的词语能影响句子的独立性。发端句促使听话的人预测，预测的内容虽不十分确定，但有一定的范围。

指称和陈述^⑤ 在具体交谈中，出现指称，不一定有陈述；出现陈述，必定有指称。例如有人指着地图中的一个圆点说：“上海。”这是指称，没有陈述。又如有人说：“下雨了！”这是陈述，必有指称，那就是某时某地。虽然不说出来，听话的人能够领会。

可是有些指称必有陈述，例如“老王”是指称，如果称呼对方，不必有陈述；如果指称第三者，必有陈述。又如“研究问题”“改善关系”“提高水平”是陈述，而“问题的研究”“关系的改善”“水平的提高”是指称。这些由陈述转变而来的指称要求有所陈述。也就是说，听话的人预测有后续词语。

一般地说，人们接收了指称信息，总是预测下边有陈述信息出现，可是下边可能出现另一个指称。例如别人说出“下午”，接着说出“我们”，听话的人先是等待对“下午”有所陈述，后来便把它当作没有陈述的指称，作为全句的背景说明，再等待对“我们”有所陈述。下边如果出现“开会”、“休息”、“参观”等等，预期才得到满足。在这里，有两种指称，一种是“下午”，一种是“我们”。前者只表示叙事的背景或相关事物，属广义的指称（reference），后者有所述，属狭义的指称，可称为所指（referent）。

附加信息和主要信息 句子中必定有主要信息，但不一定有附加信息。附加信息出现，必然跟着出现主要信息。有些词专用作附加信息，如非谓形容词和副词。有些短语也属附加信息，如介词短语。名词性短语用作附加信息的如：

大规模（生产）	小范围（试验）
高速度（运行）	长时间（鼓掌）

数量短语通常用作附加信息，但是也可以代替主要信息。如果用ABB的形式重叠，多用作主要信息，如“一个个身强力壮”“一朵朵争奇斗艳”。如果用ABAB的形式重叠，只用作附加信息，如“一本一本阅读”“两个两个排列整齐”。此外，结构助词常用作附加信息的记号，可是带“的”的词语也可以成为主要信息，即通常所说的“的字短语”。

动词和宾语 能带宾语的动词，有的是必须带的，有的是可带可不带的。前者即所谓粘宾动词，它们的宾语比较简单，也就容易预测。比如“归咎”、“归罪”、“归功”后边必定出现人或集体；“自